

写在春天里的日记

胡雯骢

3月17日,星期四,天空阴沉沉的,清早出门顿觉有点冷,忙回屋添加些衣服。春天乍暖还寒,忽冷忽热,前天的气温还将近20℃,今天的气温便陡然下降,只有3℃左右。

天色灰蒙蒙,周围静悄悄,走在校园里,一阵风吹来,微冷,想起苏轼的词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

那边有三棵玉兰树。东边那棵,白色的花开得正盛。西边那棵,粉红色的花似开非开,朦朦胧胧。中间那棵,浅粉色花骨朵儿,像是少男少女的心,含苞待放。这玉兰花,白的圣洁,粉色的雍容,浅粉的淡雅。非心外无物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

青莲文学

主办: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: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:qinglianwenzue@163.com

3月18日早晨,才走出宿舍楼,听到“叽叽喳喳”鸟叫声,一阵接着一阵,像涨潮时的海浪拍打着礁石。灰白色的天空下,灰黑色的树枝上落满了鸟,有人走过,扑棱棱飞起一片。今天天气好,走在校园里感觉不到冷。前些年栽下的桃树苗已长成林,去年冬天修剪过。桃枝上结出粉色花骨朵儿,若不是这几天降温,早已绽放了吧。气温低推迟了花期,不过,该开的花早晚都会开,这是大自然的规律,没有人能改变。

3月19日清早,天空依旧灰蒙蒙,略冷。冬青刚刚长出的嫩叶,绿得清新,绿得心情舒畅。杏花淡粉色的花瓣,飘落一地,桃花的花苞正在孕育中。栅栏外的树上,开满不知名的粉花,与冬青的新叶、家槐黝黑的枝干,一同描绘早春的画卷。

春天是花的季节,是希望的季节。太阳出来了,透过低垂的柳枝徐徐升起,这会儿的太阳温和不刺眼。门卫的桌子上摆了两瓶插花,一瓶开着紫色的花,另一瓶开着鲜黄色的花,十分艳丽,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。

3月21日清早,走在校园里,微冷,深吸口气,甚是清新。鸟叫声不绝于耳,不似前几天有人走过,便成群飞起。眼下只闻鸟鸣不见其身,叽叽喳喳,这里叫罢那里叫,此起彼伏,或宛转悠扬,或轻松欢快,或低沉忧郁。它们想表达什么,我不知道,人只会依自己的心境,赋予它们不同的情感。

昨天,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三天,天空像被洗过一样,鸟儿这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心情应该不错。有樱花簌簌飘落,白色的花瓣散落一地,有几分凄凉。灰白色天幕的边上有一个亮白的圆,在路的尽头冉冉升起,周边泛起淡黄。这边的草碧绿碧绿,那边的冬青一片红彤彤,成排的家槐,枝干黑黢黢,像男人伸展的臂膀,充满生机与力量。

3月23日早晨,一阵风吹来,我感觉有点冷,连忙戴上帽子。天地间弥漫着灰白,寻其边际,四顾茫然,无边无涯。仰望天空,穹幕的灰白色上嵌着一弯月牙。过了一会,东方泛起红晕,月牙不知什么时候跑到哪里去了。

3月24日清早,一弯月牙挂树尖,昏暗的天空中,有颗星星十分明亮。树木在不远处静静伫立,盏盏路灯散发出橘黄色的光,远处的楼房藏在树的后面,探出头向这边张望。路灯下,粉色的桃花点点,虽不十分繁盛,却闲适安静,雍容尔雅。夜色尚浓,昏暗中残月明星挂,路灯下粉面桃花映。

3月26日早晨,我从它们身边走过,隐隐闻到一股清香,忙停下前行的脚步。绿叶中嵌着一抹淡紫,像是有人轻轻涂抹上去的。路灯在不远处,散发出亮白的光,落进树梢,宛若刚刚醒来的朝阳。走近细端详,粉红色的花骨朵儿像一个个调皮的小姑娘,睁大眼正欲端看色彩缤纷的世界。一旁盛开的花瓣,白得发紫。这几棵树长在这里已有些年头,一次次从她们身边走过,真的不曾注意,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有人说是丁香树,不远处还有几棵,光照不多,花开得不盛。



散文

杏花

李鸿浩

去年,我家从城北的高层搬到了城南联排带院的新小区。新小区的楼间距不是很宽,但我家在第一排,视线还不错,楼前种着不少花草和树,有四季绿的冬青,还有四季开的花。美中不足的是冬天里的树,叶子落光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,看不出是什么品种。我站在院子里,看着那些树枝,感觉有点孤单。

三月的春风夹杂着泥土的清香,吹过院子里的树,让人感到浑身舒服。我站在院外,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,顺着香气找过去,发现小区围墙边的两棵树悄悄冒出了花苞。

一夜之间,满树的花苞就炸开了。粉白的花瓣像一群蝴蝶,落在枝头。我站在树下,仰头看着那些花,闻着空气中淡淡的花香,感觉整个春天都变得温柔起来。花的香气很特别,不像桃花那么浓郁,也不像梨花那么清淡。每天早上,我都会被这股香气唤醒,然后跑到院子里,捡几朵落在地上的花,夹在课本里。我看着那些花,花瓣边缘带着一点粉色,花蕊是淡黄色的,上面还

沾着细细的花粉。我凑过去仔细闻了闻,淡淡的香气带着点甜味,像妈妈做的蜂蜜水。“妈妈,你看!”妈妈走过来,我手里拿着一朵落在地上的花,“这花真的好漂亮。”“这是杏花。”妈妈接过花说。我把花插在妈妈的头上,说她是仙女下凡。看着她开心的样子,我心里也暖暖的。

爸爸走过来,看着杏花说:“这杏花一开,我就想起老家的杏树了。”爸爸说,老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杏树,每年春天,他都会和姊妹一起摘杏花。现在,老家的杏树也没人管了。我看着爸爸的眼睛想,每个人心里,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杏树吧。

晚上,我和妈妈又来到了杏树下。月光洒在花瓣上,我牵着妈妈的手,在树下慢慢走着。妈妈说:“杏花在晚上也很香。”我想,这香气,就像生活中的小美好,虽然不浓烈,却能让心里暖暖的。搬家后的第一个春天,因为这两棵杏树,变得格外温馨。我知道,在这个新的家里,我们会像这杏花一样,慢慢扎根,慢慢绽放,慢慢收获属于我们的幸福。



小说

洞中绝学

华发生

王风在后山修炼,不小心跌入一个山洞。在洞里,他遇到一位蓬头垢面的老人,上前攀谈后,发现竟然是本门失踪多年的三师叔。

三师叔告诉他这山洞太深,且没有任何出口,他也无法出去,所幸洞里有一片桃树和一条山涧,让他们可以吃山坑鱼和野果子生存。

三师叔把王风带到两座简陋的土坟边,告诉他第一个土坟里埋葬的是他二师公,第二个则是日子更为久远的太师父之墓。

原来三师叔不是第一位跌进山洞的,第一位是太师父,十年后二师公又跌了进来,十五年后轮到三师叔了,又十五年后就等到了王风……

现在,三师叔要将这一脉单传的师门绝学《紫霞神功》传给王风,这样他就可以了却心愿,不负所托,含笑九泉了。

因为这神功是太师父传下的,并

留下遗言,必须一代代传下去,切勿失传在这山洞里。想这门绝学命不该绝,他们垂垂老矣之际,又总能等到上面有同门后人掉下来。

三师叔现在终于等到王风来接手了。

谁知,王风听罢哈哈大笑,竟然摇头摆手,拒绝学这神功。

三师叔大为不解。王风说道:“三师叔,你们三代人修炼这《紫霞神功》,都逃不出这山洞,说明这《紫霞神功》也没啥了不起。但是过去几十年,本门高手精益求精,努力钻研各门绝学,水涨而船高,武学修为早已不知高强了多少倍!”

“你……”三师叔瞪大眼睛,哑口无言。

于是,王风另辟蹊径,潜心修炼本门另外一门绝学《红霞神功》。三年后,果然功力大有精进,身轻如燕,逃出洞去了!